佛說諫王經

宋安陽侯沮渠京聲譯　殤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國王名不離先尼出行國界道過佛所身蒙塵土解劍退盖為佛作禮天尊曰就坐王即坐佛問王王所從来身蒙塵土王即退坐稽首對諸属行國界有灾異者佛告王曰王治當以正法無失節度常以慈心養育人民所以得爯治為國王者皆由宿命行善所致統理民事不可偏枉諸公卿群寮下逮凡民皆有怨辭王治行不平海內皆怨身死魂神常入太山地獄後雖悔之無所復及王治國平正常以節度臣民數德四海歸心天龍鬼神皆聞王善死得上天後亦無悔王无好媱妷以自荒壞無以怨意有所戮賊當受忠臣剛直之諫夫與人言常以寬詳无灼熱之當以四意待其國民何謂為四隨時廩與和意與語所有珎寶與民共之占視老病及諸鰥寡王如是者國中和平即得其福

壽終上天所願自然王不可以常得
自在人皆敬畏以之為樂名象好馬
寶車賢臣群寮百官導從前後内藏
珎寶倉庫百物皆當腐壞無長存者
年少會老強健必病含血之類皆當
歸死珎寶妻子家室内外不可常得
如人夢見殿舍好園樹木花果池水
流泉遊戲其中快樂无極寤則霍然
莫知所在覩世所有皆如人夢王寧
見樹有華果華果不能常者樹青青
之葉會有萎落天冠巾幘黼黻名服
不能常好流水不能常滿放火曠野
火盛焰赫不久則滅暴風疾雨雷電
霹靂斯臾之間霍然不見日欲出時
星無精光日之盛明照於天下不久
則冥世間无常亦復如是喻如四面
有大石山上下皆有六山俱到同時
共合其中人物含血之類無有豪賤
皆當糜碎人有四事不可得止老至
體枯病來心惱身死神去所有珎寶
皆當棄捐不可得保此四一至不可
得離无避逃處非口所能守請陳謝
不可財許求哀得解是時所有名為

良馬珍寶壯士群臣百官護導前後
孰能為王排却之者王寧見師子獸
中最猛遥見群鹿意欲所取便前捋
撮裂食其肉如斯之痛安可言乎命
如師子取群鹿時人命欲終身體不
寧血脉為消面色為變命日欲促五
藏不治不思飲食雖有神呪良醫善
藥不能使愈口為妄語其所索者家
室患之身體皆痛如被掠治手足拄
撑骨節欲解口乾息極羸瘦困劣不
能起居坐卧須人若得良藥糜粥甘
食人當含之必復苦極筋脉欲絕但
有出氣無復報入脣燥乾燋正氣竭
盡邪氣在處舌稍却縮面目无色耳
鼻閉塞不聞聲者手足拘攣前急口
噤欲言不能手或把空莫索邊傍白
汗日淚流出相續心意者痛識轉消
滅無所復知温去身冷魂神去矣所
有珍寶父母兄弟妻子内外知識奴
婢皆當棄捐隨行獨去不知所到世
間雖樂不得久留王當是時當何特
怙唯有孝順慈養二親供事高行清
潔沙門見凡老人當尊敬之所有財

實與民同歡當以慈心施恵於民無
以讒言殘害民命為王之法當宣聖
道教民為善唯守一心心存三尊王
者如斯諸聖咨嗟天龍鬼神擁護其
國生有榮譽死得上天身死神去當
何所恃惟恃善耳火盛熚熚恃水滅
之飢渴之人惟恃水穀老恃机杖盲
恃有目冥恃燈火疾病困篤恃良醫
藥船行巨海風浪盛猛恃彼榜櫓道
有盜賊恃藏匿處身死神去惟恃脩
善猶逢彼難各恃其事以自拔濟宗
室獲安王无以為樂飲食極味遊居
自在不可常得飽滿皆當消散不可常
得好香塗身苾芬括鼻珠璣瓔珞弈弈
曜日水陸好華以為挍飾金縷織成
以為名服白氎衣文繡衣雜綵衣無
極衣細疊衣細緻衣錦綾衣此皆无
常不可久保宮觀高臺華閣殿舍黃
金白銀七寶床搨氍毹毾㲪綩綖細
軟以藉身體七寶織成文繡綾綺以
為幃帳柱梁殿戶彫文刻鏤燒衆雜
香遊戲其中斯皆无常不可久保琴
瑟箏笛衆音集聚歌舞倡伎衆音盈

耳快樂可言斯亦無常如幻如夢不
得久保為馬寶車光目之觀王一出
時椎鍾鳴鼓驛導前後王乘羽盖之
車侍者持幢翠毛鶣羽彫文其柄以
拂塵土治塡道路丹畫欄楯衆民所
觀無不敬畏好華名香皆以迎王稱
壽万歲斯亦難保王寧見人欲死時不
諸家內外聚會其邊椎胷呼天皆云
奈何嘷哷哽咽涙下交流嗚呼痛哉
神靈獨逝捨吾如之乎聞之者莫不傷
心觀之者莫不助哀載之出城損於
曠野飛鳥走獸摑掣食之身中有虫
還食其肉日炙風飄骨皆為乾徃昔
諸王尊榮豪貴隱隱闐闐亦如大王
今日霍然不復見之此皆无常之明
驗也古常如此況於今日王熟思之
無念婬泆无受佞言證人入罪當受
忠諫治以節度當畏地獄酷治之痛
諸含血之虫皆貪生活不當煞之佛
說經竟王意即解頭為弟子即受五戒
頭面著地為佛作礼

佛說諫王經

己亥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養